

中國文藝叢書



中國文藝叢書

中國文藝叢書

正中書局發行

版權所有

(1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期待

中國文藝社叢書

一冊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王平

陵

發行人

吳秉

常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局

總店 南京太平路 分店 南京鼓樓

印刷者

正中書局

局

自言自語

在寫小說這件事，正被時賢們公認為應該十分
矜持的創作事業的中國，我何敢以作家自居，我
不過是利用着這一種文伴，發洩一下淺淺的
什麼而已！

很有自知之明，在過去，並不曾招軍買馬，收養
大批的嘍囉專作捧場之用；更沒有一筆多餘
的錢，雇用着一般吃力不討好的吹打手，整日價
地計劃地給自己打氣；所以，這本小冊子的
能出書而不能叫好，是命中注定的。

其實，這些都是老套套的，可是在眼下的中國，

還是十分需要的呵！

管它呢！但求這分中所描寫的人物和故事，沒有死去，依然如同未經導演過的電影般在現實的銀幕上活躍着，給自己默然地賞鑒着，常常能逗引我的辛酸的悲哀的微笑，也就夠了！

很想有分寸地說說的話，然而恐不免有所拘礙；好在，這些都是我一個人間藝術家的自言自語，非他人之言也。

王平後寄於南京

四二八



像 近 者 作

目次

期待·····	(一)
父與子·····	(一二一)
文昌星·····	(一五一)
救國會議·····	(一六五)
鐵練·····	(一八七)
煙·····	(二一一)

『No.』『六〇六七四』

『No.』『九四三四五六』

忽然，鳴……鳴地一聲尖叫，跑過一掛×公館的汽車，號數碰巧有一點相像，他驚絕地呼歡：

『Halo！Halo！』

遠遠地，隱約地，在一家商店的牆壁上現出大英藥房的廣告：

『九一四，』

『六〇六，』

靈機觸動着他的心，又發瘋似地歡喊起來：『Halo！Halo！』

人頭，肩背，脚步……摩擦着，擠擁着，陸福和的車好容易通過中山門，平地到達火車站。

車站上已站滿了候車的人，大家忙着購月台票，汽車一直停到停車場的外面

(一)

他們在山上。

淡紫色的夕陽，漸漸地沉落到山脚，山頂上已籠罩着深秋的黃昏。在朦朧的薄暗裏，一個雄糾糾的號兵，洋洋得意地吹着歸隊的號音。士兵們都在鄧司令的指揮刀下像驟雨似地集攏來，勝利的欣喜，使他們忘却了飢餓和疲乏。

營裏的火伙忙着煮麥飯，預備士兵們的晚餐，晚烟從屋頂冒出來。

李得勝荷着槍根歸隊，眼睛骨溜溜地望着從煙突裏拋起的白烟，像山中的雲，一團一團地騰空。士兵們的感覺好像是特別地敏銳，遠遠地就聞到一陣飯香。這香味使他們十分支持不住的兩條腿，添了不可思議的活力。

落在後面的吳國材發出疲乏透了的老黃牛一般的吼聲，趕着他底同伴。

『跑快些呵！老鄉！』

接着，在一隊長蛇似的行列中，起了一陣單調的叫喊——比合拍的軍歌還要一致的叫喊：

『餓呵！餓呵！』

走在吳國材前面的張譜庚這傢伙活像一隻沙漠上載重的駱駝非常艱難似地搬動笨拙的脚步，這，給落在後面的人是一種說不出的煩悶和燥急。

『跑快些呵！老鄉！』一陣催促的喊叫，響應着吳國材。

張譜庚並沒有理會到那些急迫的催促的聲音。他慢慢地走着，不改常態。

他像老軍伍似的，懂得在戰場上應有的取巧的知識。當敵方的子彈像秋天的紅蜻蜓在半空中亂飛，他非常鎮定，不像一個縮手縮腳的新兵，驚恐得發抖；有時候弟兄們傻氣似地放槍，衝鋒，撲向敵陣，他常常獨自躲在壕溝裏呼呼地打瞌睡。像那樣盲目地放着槍，他以爲除了增加些鬧聲而外，並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粒槍彈放出去，準能穿通敵人的胸，他當然不讓於他的同伴。但，這是多麼渺茫

的事！他一切都不管，沒精打彩地躺在壕溝裏，屈指計算到了大孤山的日子。忽然，看見山頂上的楓葉，已經由青而黃，而漸漸地凋零了，不覺感得一陣心痛，眼珠裏射出濕潤的光亮。

壯烈的號聲，把他從壕溝裏驚醒起來，跟隨弟兄們的後面，向着大本營歸隊。這傢伙向來得不着同伴的同情，因為他打仗不賣力，吃起飯來比任何一位弟兄都起勁，兩隻肩膀扛着一張蒲包樣的嘴，生吞活剝地裝上十幾碗，還是不夠飽。肚皮就是一座積穀倉，好像要儲蓄幾天的糧似的。吳國材的饑眼裏放射出異樣的光，看着這傢伙真有些發氣，便輕輕地走上前去把他拖不動的像陷在泥溝裏的膝腿肚，出其不意地槌上一槍柄，突然的一陣疼痛，使張譜庚發了昏，週身淌冷汗，疑心中了敵人送過來的流霰彈的感覺，立刻使他浮上心來。

『搖醒我呵！我不是在做夢吧！』張譜庚驚絕地叫喊，現出又在戰壕裏殺人或被殺的慘白而兇惡的氣色。

吳國材撲嗤撲嗤地好笑起來，猛力地把他向前一推，再獻上一個嘴巴說：

『跑起些，老鄉！求求你今晚少裝幾碗麥飯。』張譜庚輕微地摸一摸嘴巴，證明剛才腿肚上的一鎚，也是吳國材進貢的禮物，反而使他由放心而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慌忙拔起步子趕上前面的隊伍。

勝利的軍號停息了，隊伍在大本營的門前集中。鄧司令揮着指揮刀，叫口號：

『立正！報數！』

三百八十個當中，除了趙錦堂少了一隻手，邱國鐸打斷一條腿之外，整整的數目，祇損了十三個。

他們都魚貫地走進古廟。

那是一座低低的上了年紀的老屋，兩片木板夾成的門，終年常開着，剝落的牆壁上，堆滿了蒼苔，泥土裏自然生長的葡萄藤，從天井裏爬到屋頂，山風打着凋枯的葉子，簌簌地落下。從這屋子的角落裏所牽連着的蜘蛛網看來，大約好久

沒有停留過人類了。假定遇着了保存古物的專家像這樣一座富於歷史性的老屋，也許又會說牠是幾千年前的遺物吧！

突然地來了這一羣叫化子樣的兵，把那些破爛的鐵鍋，舖蓋，草鞋，茶托：據他們說也算是輜重和軍需品之類的東西，拉拉雜雜地塞滿了一屋子，擠得沒有絲毫的空縫。士兵們從身上排洩的汗臭，以及隨處散播的便糞日子經久所發出的乾臭，混合起來有些像濕布的氣味，假如，人們初初的接觸到，定然會昏暈過去不醒人事的。好在他們的嗅神經已經過長期的訓練，不覺得什麼了。可是，忽然來了一陣濃烈的麥飯的香味，騰滿在整個的屋宇，却使他們意外地感到一種興奮。他們都像散了戲的江湖班，忙碌着洗滌好久不曾用過的飯器，準備飽餐。

火伕的肩背上扛着一木桶的麥飯，熱蓬蓬地走過去。李得勝在很命地扭鼻子，嘴殼張開着像一個漏斗管，試伸着他底手向空中握了一把香噴噴的熱氣，送向自己底嘴邊。

『喂！老鄉！』吳國材拍拍走過去的火伕底肩背說，『今天準備多少位弟兄們底口糧？』

『三百八十份。』火伕不經意地回答。

吳國材慌忙做着一個鬼臉，眼睛斜視着李得勝，待火伕走過去以後，勉強壓低着聲音對李得勝說；

『多餘十三份呢！』做着手勢。

李得勝高興極了，挺直了腰架鬆褲帶。扭歪了嘴壳算是給吳國材一個會意的暗示。

一會兒，在每個士兵們的面前，都擺着幾圈山芋片，一瓢白菜根的湯，約莫有淺淺的兩小碗麥飯，像這樣一頓豐富的犒賞，在他們到了大孤山以來還是第一次呵，他們並不希望將來還有更好於這樣的盛饌。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激動了他們的心，都把盛飯的木器，當作手榴彈似地擲來擲去，被擊中的人就算是陣亡，就

應該讓出他自己的分量，作為勝利者的勝利品。但，他們甯可在火線上接受了敵方的子彈，做了第十四個；可決不願在此刻做了陣亡的餓鬼，大家都想躲避着彼此的襲擊，盛飯的木器，拋向在空中，像流星似的擊撞；屋子裏起着異樣的騷動，一陣歡暢的狂歌，發自各個勝利者的口中。

黑的是黃昏，

白的是光明。

永不會消滅的——

是人類的鬥爭。

在你的頸上，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在你的胸口，記着！

那傷痕還是很新鮮。

我們是沒有明天呵！朋友！

你還愛惜什麼呢？

弟兄們都倒在你的前面了，

你怎麼不起來呢！

.....

歌聲——重複的歌聲，充滿了一屋子，使每個人都興奮得像發了瘋。但，這在專心一志預備開始吃飯的人，是一種無可疑的討厭。

『安靜些呵！豬獃們！』

從隔開一層木板的另一間屋子裏，傳來一陣憤怒的粗暴的辱罵。

幾分鐘以後，他們像自知理屈似的沒有一點聲音，也就張開着嘴巴，吃……吃……大吃而特吃了。

這時，兩邊牆壁上掛着的灰暗的煤油燈，放出溫柔無力的黃光，全屋子祇有

一種聲響，奇特而紛亂地投入這沉默的空氣裏，同時，又很和諧，很緊張。

李得勝不斷地用含着嘲諷的微笑呆呆地向着吳國材，把從前曾經盛過燒酒的空皮囊拿在手裏，拔開木塞，套在鼻管上猛力地嗅，又把空皮囊虛假地在吳國材面前示威。

『你也來一點燒酒嗎？』

吳國材聳聳肩頭，把手臂撥開，像將要飛起的老鷹的翅膀，得意地叉着一塊山芋片，玩了幾分鐘，裝着泥醉的神氣，再瞄準似地向嘴壳裏一拋，慢慢兒咀嚼，像一定要深切地研究出山芋片的滋味似的，他並沒有關心到李得勝的說話。

『喂！老鄉！你也來一點燒酒嗎？』李得勝又說了一遍。

吳國材邊吃，邊笑着說：

『謝謝你！老鄉！喝一點燒酒？沒有這樣的福分。』說時，他急速地搖着手。

忽然，隔座有個人大哭起來。

那是禿頂的，鉤鼻子，不時咳嗽着的沈老大，他鬍子和頭髮長得連在一起活像一個剛被釋放出獄的囚徒，說着一口純粹的遼陽話，他憂鬱地望着自己的碗碟，熱淚像急泉似地拋落到麥飯裏，人家正在虎噬鯨吞的時候，他一粒都咽不去。

弟兄們都給沈老大的哭聲鬧昏了。

李得勝第一個走上前去，安慰沈老大說：

『老大！可不是老婆跟人逃走了吧？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傷心！』

沈老大聲調抖抖地回答。

『可惜我底弟弟沈老二吃不到這樣香噴噴的麥飯呢！』

『怎麼？』李得勝現出驚惶的神氣。

『媽的日本鬼，把他打死了。』沈老大的神經被感傷得有些錯亂了。他推開李得勝，拔步走，想逕然地奔下山岡，和日本鬼拚命去。李得勝一把捉住他底手